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蹟録

目録

卷二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名蹟録　　目錄類二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名蹟録六卷附録一卷明朱珪編珪字伯盛崑山人舊本或題曰元人觀其首列洪武二年崑山城隍神誥升於元代璽書之上即徐堅作初學記以唐太宗詩冠前代諸詩之例其為明人確矣稱元人者誤也珪

善篆籀工於刻印楊維楨為作方寸鐵志鄭元祐李孝光張翥陸友仁謝應芳倪瓚張雨顧阿瑛諸人亦多作詩歌贈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鐫編為此集題曰名蹟者其序謂取穆天子傳為名蹟於弇茲石上之義然穆天子傳稱乃為銘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銘不作名且令弇茲又稱乃記其迹於弇山之石亦無名字不知所據何本也漢

代諸碑多不著撰人書人刻工尤不顯名氏
自魏受禪碑邯鄲淳撰文梁鵠書鍾繇刻字
是為士大夫自鐫之始歐陽修趙明誠等輯
録金石僅標題跋尾而已自洪适隸續備列
碑文是為全録刻詞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
輯其文為一書則古無此例自琟是編始也
首誥一篇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益尊帝
王之作不敢與臣庶相襍雖篇頁無多而自

自為一卷用元好問中州集冠以御製兩頁自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記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狀一篇壙志二十三篇墓志銘二十四篇䙝刻字畫二十六種末為附録一卷則皆一時贈言也原目註缺者凡石室銘三佳銘靈槎詩柯敬仲題桃花鳥詩四篇今有録無書者又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碑八篇記十四篇碣一篇行狀一篇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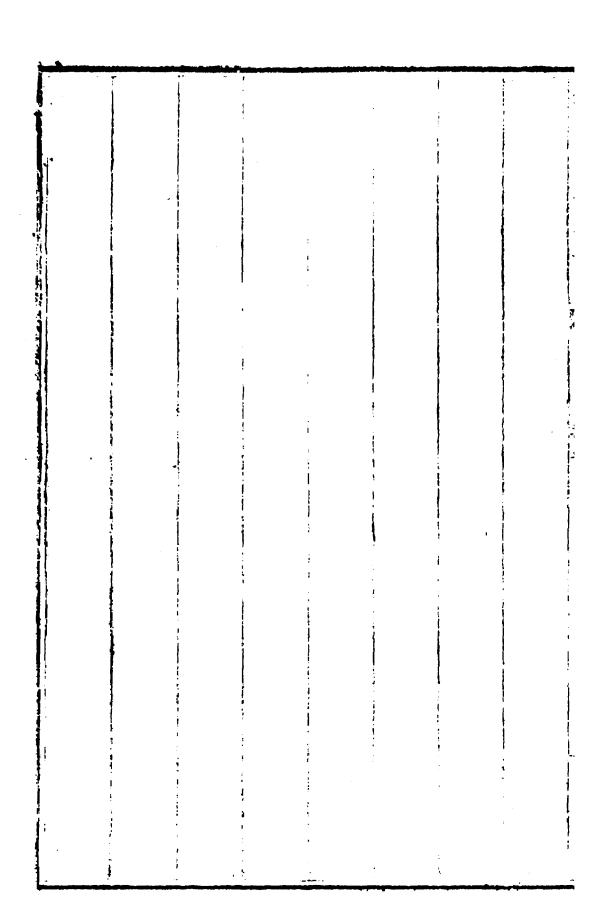
誌十四篇墓誌銘二篇褋刻六種其元故處
士易府君壙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壙志前
而目錄列青村塲典史沈公壙誌後又金粟
道人顧君墓誌銘後有故王子厚墓誌銘一
篇而目不載葢傳寫訛脫非其舊本矣魏張
晏注史記儒林傳據伏生碑知其名勝晉灼
注漢書地理志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之
陰其曰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之義唐司馬

貞注史記高祖本紀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為母温宋方崧卿作韓文舉正亦皆以石本為據而歐陽趙洪諸家以碑證史傳舛誤者尤不一而足是編所録皆珪手鐫固愈於年紀綿邈搜求於磨滅之餘者如元末郭翼諸書載其洪武中出為學官非得是書載盧熊所作翼墓誌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嘗改節仕明也足見其有資考證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名蹟録目録　　目録類二金石之屬

卷一

誥命

崑山縣城隍之神誥

碑銘

江浙行省右丞岳貴珠公去思碑

奉議大夫崑山州知州王公去思碑

卷二

記

卷三

墓表

宋劉龍洲先生墓表　楊維楨

墓碣

元故朝請大夫温州路總管陳公墓碣銘　楊維楨

故殷處士碣銘　楊維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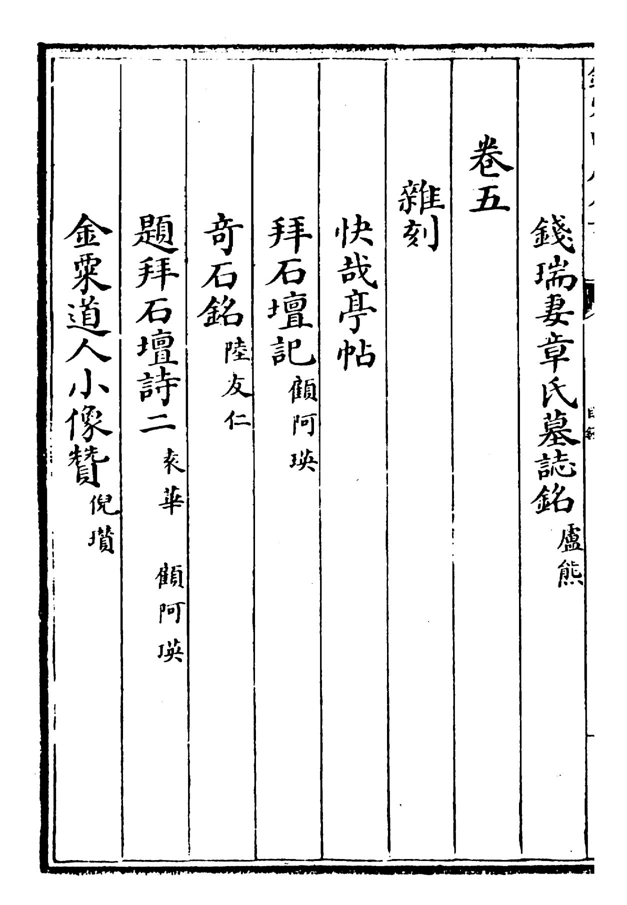
元故曹母碣銘　鄭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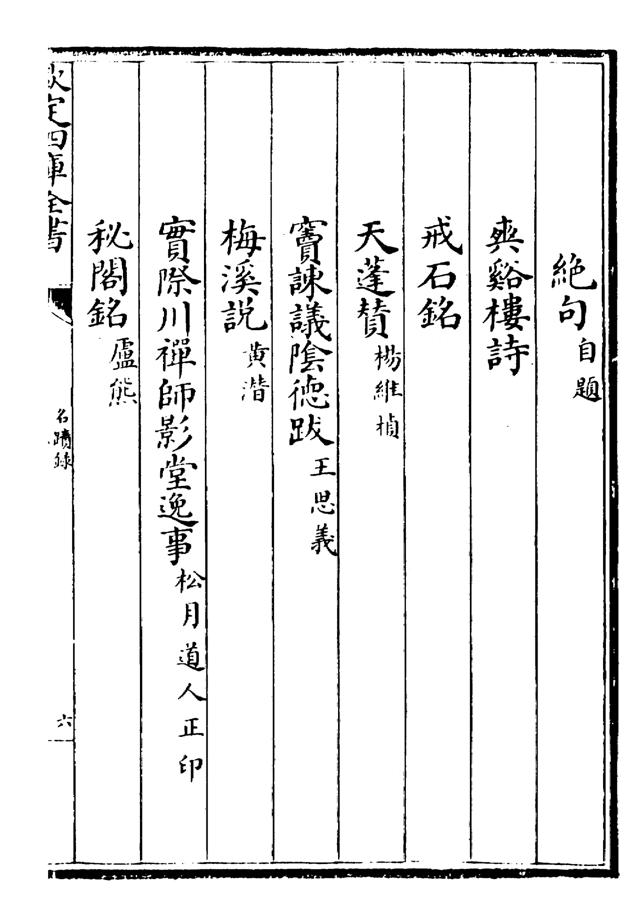
故孺人陶氏碣銘　錢逵

壙志

卷四

墓誌銘





絶句 自題

爽谿樓詩

戒石銘

天蓬贊 楊維楨

竇諫議陰德跋 王思義

梅溪說 黄溍

實際川禪師影堂逸事 松月道人正印

秋閣銘 盧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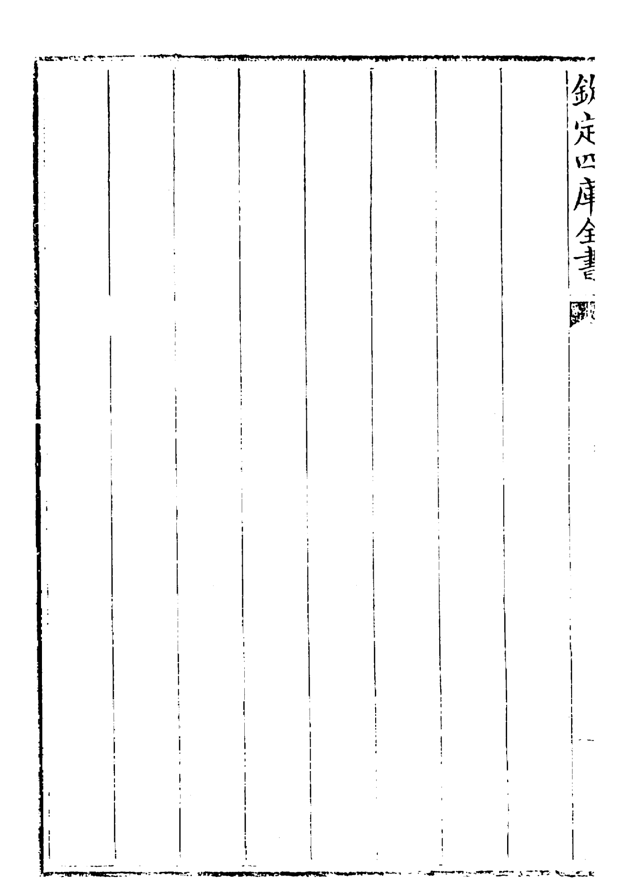
鄭元祐七言律
倪瓚五言律
郭翼七言律
顧阿瑛七言絶四首並跋
陳世昌五言長律
盧熊七言律
釋清欲
釋智寛

字原表目跋 盧熊

字原音訓跋 盧熊

題朱伯盛所藏吳孟思三體心經 張翥 陳世昌 𠦑經 清欲

倡二 顧阿瑛 清欲



名蹟録卷一　　　　明　朱珪　編

誥命

崑山縣城隍之神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

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鑿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崑山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量也兹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兹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兹典祀悠久無疆者主者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日

崑山縣城隍神廟在縣治西南三十步甲辰歲仍故址復作之令上御歴之初歲次戊申冬十又二月詔有司祀山川以城隍神配且錫神爵府以公州以侯縣以伯冕服之章咸有其度示更始也明年春三月己亥蘇州府照磨張濬奉敕書到縣知縣臣公瑾洎僚屬郊迎惟謹焚黃祭告以拜寵命是夏六月不雨公瑾請於祠下與神約盡三日雨降及期而雨一縣

霑足父老咸謂神之靈響素著至是益信茲擇乃吉
日用刻制詞洪惟朝廷嘉惠於神馨香所格實自令
始神其相我民社以永垂於無窮哉臣公瑾拜手謹
書奉訓大夫蘇州府崑山縣知縣臣王公瑾承事郎
蘇州府崑山縣丞臣董仲宣承事郎蘇州府崑山縣
丞臣張顯將仕郎蘇州府崑山縣主簿臣馬克成將
仕郎蘇州府崑山縣主簿臣趙惟善蘇州府崑山縣
典史臣苗利貞洪武二年八月日建

碑銘

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岳實珠公

政績碑

歴代無海漕海漕自國朝始歳漕東南之粟三百餘萬石出崑山海行走直沽而達京師事重以大置漕府長佐賓屬凡若干人俾專厥職必簡拔長材通習海事者又慮其曠官弛事皇帝歳遣江浙行省重臣使紀綱焉至正四年右丞岳實珠公實奉上命恪虔勿怠公方嚴

亮直不事表襮嗜好寡薄儉以愛人至官廨見供帳庖膳甚備即令去之曰吾任國家重務朝夕祗畏慮有弗稱敢以私奉重傷民財吏士視效罔有需徵漕户力莫能葺漕具及官與值則𥨊期日多簡陋就事公即先數月與值且令府長長循為故事祀事天妃擇日齋祓宿於廟下躬視祭器牛馬充腯百禮備好牲酒既陳正冠以入進退與俯誠敬殫盡文武上下不譁不傲神嗜飲食告以利行萬艘畢發鼓鐃喧闐棹工踴躍謳吟滿海

相風之旗端正北向百示效職海水晏伏長鯨大鰌不見蹤跡則公愛人事神之誠感召至和不誣矣是宜刻之貞石用昭休績乃系之以詩曰王畿輸粟東南疆造舟道海行汪洋祥飈應候不可爽漕官飲食勿暇遑小大執事材盡長我公隷之孰不僾給供百物循故常公獨不使民力傷父老歌咏於道旁永永思德矢弗忘我公齋潔祀孔明陳牲以肥酒芬香靈保歡喜神具饗寶玟告我日月良漕發之旦陰以晹海之百怪俱遁藏神

來贔我靈火光大星奕奕流中檣開張風颿如鳥翔萬里之海三日杭民惟足食又且康禮樂可作王度彰公歸執樞均萬方海陬千載遺歌章鄭東撰吳睿書

奉議大夫崑山州知州王公去思碑

先聖王之有天下也百官庶職悉用仁賢布列中外一有淫慝即屏除廢置以遠人害故當是時至治之澤流浹海内無匹夫匹婦之不獲者矣然古之為治也易今之為治也難封建未罷上下相安故得以詧民情而通

風俗是以能相安也後世分郡縣置守令一旦以楚人而臨之越人之上民情莫能詧風俗莫能通且長與佐賢不肖共處吾將為善彼或沮焉彼將為不善吾莫能禦焉苟非其人之才且賢而有能過人者未見能善其治者也吳之崑山其地濵東南之海土沃而民衆賦重而事繁號為難治至治三年東平王公世傑實長是州公廉亮簡直惠以愛人始至亟視學宮社稷曰民無教則淫民無食則死學社教與食民之本也不可緩也乃

作講堂以居講習更新壇壝以嚴祀事初民多入賈衒射利公諭力本闢田凡若干頃吏並緣為奸里正役常至不均民情困敝公即吏之人無怨言法以四時役民為坊正管庫民且當次吏揺民壞次以取賂歲凡數四民不得寧多流出境公歎曰民病有若是耶乃屬其民富貧使自實民不忍欺因得品次若干戶釐為三等役以不易民喜而相慶曰我等可相保矣民因書其事於大帛羣歌市過之且持酒肴詣拜公為壽公覩起與民

為主飲民酒至一杯盡民同聲曰願公百歲民之流徙而來歸者相接於道崇明為州遠在海上去崑山且數百里其民聞之願為崑山氓者凡若干餘户甲與乙爭利乙手臂提甲甲以矢中乙繫獄二年公處得其情出之漕船入海遇賊賊驅漕夫四人過船以刄刼之使與同事後連捕繫獄公以脅從亦悉出之公以愚民詿誤牽連至行省州父兄子弟慮公因沮抑棄官至累數百人詣省門見丞相泣且言曰我公無罪願大人神明無

以毫髮加我公由是感動即諭遣公還未幾公以母夫人卒去去之日民涕泣遮道馬不能前嗚呼若公之才且賢可謂能過人者矣其施諸民者厚而民報之亦至是烏可以偽為哉彼或失其道而曰民之無良是亦不明之甚者也使觀於此亦可以少媿矣銘曰皇仁如天以莫不覆亦無不載如地之厚顧瞻九州九州茫茫維億維兆不遐有傷孰協於治曰維守臣敷以仁義洽於齊民民曰父母止生我躬不有良牧孰御我窮昔公來

止重食敬教凡百有作去惡從好我役孔艱集于予毒如病頭垢卒用櫛沐民罹于辟俛俟刀斧維心淑問縱之圜土民聞來歸如彼流泉連檣濟海於我受廛民愚召咎匪公之愆控於方伯斯悟公賢帝方思治君子是使克燕我人惠于天子我聞公歸請公勿亟匪公則歸作輔天室崑陽鄭東譔崑山顧信書濮陽吳睿篆

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嚕噶齊托音公政績碑

天下之事久而趨於敝者勢也任其事而不知其敝非

智也知其敝而莫之能易非勇也今夫主公義而不恤小故持已斷而不惑衆見非其人甚智且勇其才有遠過人者不能與也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南服將轉其土所出之米内充京師上下有司百官六軍之食道里遠阻不可河漕陸挽也時則有朱張氏能用智慮身入海水尋其漕道由崑山出大海舟西北行旬日而抵直沽其亦利甚歲漕米亡慮三百萬石當是時也漕法始立且二家般當不有買賣盜食輒敢謾上自二家廢迄今

四十五年漕户率衣食於是或其家粗富而其人畏刑漕萬則官之萬也漕千則官之千也一或窘貧則相率無賴買賣盜食無所不至矣朝廷以漕府吏其風采無以服人至正十二年冬托音公實奉命來居府長公廉直剛果慈惠愛人始至則張理綱紀修舉廢墜漕户彫靡者盡削其籍別名富民俾共漕事始人甚難之然人素服公威望重令下無一人敢後至者進民廳事下從容諭之曰令官與汝直且汝視直所漕米多寡有差他

役且一切汝役無苦也民聞公言罔敢違逆退相先治船以稱塞公命初法漕户有不肯躬身入海者坐之公以新户多富户民多軟弱弗習海弟無失事聽其用人自代且為常法時府庫空匱漕直錢莫知所出公慮後時害事憂見於色會都省遣使送鈔行省供億軍務公聞之馳馬至姑蘇驛從使臣留鈔使臣以軍務急重不從公曰我為轉饟顧不急且重也竟取鈔二十萬錠以給漕直漕户利焉故事歲春夏宰臣暨漕府長祇奉皇

帝命致祀海神天妃公虔恭齋祓躬視牲酒肥充潔新一如法式比於行事進退興俯始終恪誠神相漕事濤風禁息卒以無虞漕户盜賣米而征民取償吏役並緣為奸公察知之第令坐漕户毋縱氾濫蝨民民免者甚衆吳民饑公視官廪多羡米謂郡長吏曰令四方盜賊葢良民也迫於饑耳吾食厚禄柰何坐視民饑且死不少顧恤也郡長吏即盡出羡米平價大縱民糴民甚德之成周國有大事則六官通職以相助是謂官聯故有

喪荒之聯事若公之救民饑非出位也且其居漕府吏法易弊其智識實能以佐其勇是不謂之有遠過人之才者耶公嘗為御史出監閩憲復貳浙東帥閫皆大有聲令其政績又顯著若此作為銘詩刻之貞石以示無窮不亦宜乎銘曰於皇世祖既受天命奄有南服南服孔將有江有湖誕殖嘉穀有新附臣肇啟其海用海為陸乃漕其粮上入於京其食斯足凡彼作法維鮮克終罔不有淑彼衆漕人乃敢用奸勿畏于戮皇帝曰嘻謂

公汝南作朕心腹公召我人曰來共事匪汝荼毒復汝
徭役亦勿從海于大矜汝致虔神妃沐浴齋廬遷宿祠
下躬視潔肥壺濯咼爵羊豕牛馬大昕公入祼薦拜起
億萬觀者神食馨香馨香惟誠匪樂巫舞神妃效靈漕
發之旦無暴風雨鮫鼉遁匿水波偃平保有檣櫓吳民
惟饑中心怛憂食勿暇遑民來貿貿俾控邦侯發陳於
倉民無散流老稚飽嬉歌於道旁其歌維何曰維報功
天子聖明亟召公歸公歸秉樞大惠羣方崑陽鄭東譔

濮陽吳睿書

崑山州重修東嶽廟碑

有天下者得通祭山川之神葢中天地而立故其氣通諸侯非其境内則不得祭非惟不敢踰犯禮制然亦非其氣之所能通也嶽之列有五岱宗在秩祀為最隆故唐虞廵狩必先至其地成周之時其山在魯境内故惟魯得祭令其祠廟遍天下則天下皆得祭之非止於魯矣昔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昭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踰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仲尼稱其為知大道然則山川非其境内不能為禍福耶雖然予嘗考夫後世徧祀之故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雨見怪物皆曰神公羊氏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是泰山能出雲為雨且其雨及天下是有功於天下天下祀之豈以是歟宜他嶽不得與焉崑山有祠大德初河南行省左丞朱公清所建也中殿後閣前門旁廡規制完具

公乃延道士殷君震亨主之且使之甲乙以相承繼次傳金君修德殷君元善楊君春澤迨今且六十年木之堅者日腐土之黏者日觧丹雘之絢爛者日晦昧漫漶春澤乃謀於師曰祠廟之設實為茲邦之人雨晦疾癘相近之地茲屋日就於壞不修將何以嚴祭祀乃與其師盡出所儲即興工役邦人亦多輸錢以助未幾腐者以易觧者以固而晦昧漫漶者以新時至正十二年壬辰歲也初震亨又别作室於祠廟之東南曰靈寳進院

令亦春澤主馬震亨字在山崇明西沙人德業為時所
推重宜其傳世皆賢也余惟能福天下者岱宗之神也
能建祠廟使神福於一州者朱公也能繼其功而勿墜
者殷與楊之力也是可書已又為之作為歌章使州人
歌以事神其詞曰岱宗巖巖位東方大哉究鎮魯所望
其色上與天蒼蒼蒼龍七星經中央發育萬物司青陽
天厲不降降休祥大雲時出冐八荒氣闔為雨闢為暘
黍稌穊穋丕穰穰民不饑餓逢屢康中非靈示孰主張

玆義明白非渺茫恭惟洪功浩莫量千古萬古天同長唐虞下暨明聖王代隆祀望彌昭彰秩踰四岳禮非常西南北中讓莫當扶桑出日灼殿堂木蘭斲榱文杏梁幼牲角握弱匪強黄流在卣臭馨香我卜而食時日良飈風倏忽神來享昭明在上何洋洋冕而青紘帀衣裳山祇川后序兩旁祝傳神指意孔臧天子萬歲壽無疆敷錫四海名永慶崑陽鄭東譔濮陽吳叡書并篆額

重修靈慈宮碑

海之利天下其功用爲最大通舟楫濟阻遠遷貨資之重雖地之相遠若秦越無乘車御馬之勞不踰旬日可坐而至矣然天下惟海爲至險況夫操不可恃之器而陵不可測之淵其遇卒然之變有非人力可得而禦者不有神之智力以相左右其能克濟哉我元運東南之米取道遼海繚繞萬里而達京圻其亦遠且艱矣惟海神天妃有功於國與民者甚大舟入大海汪洋之中上天下水四無畔涯彼以眇然之身談笑而往無少怖畏疑

慮之心以神賴也當大風疾至海水盡立雷電交下天日盡瞑同舟之人對面不辨顏色窮蹙危殆呌號於神神之檣火煡如大星衆叩頭再拜舉手相賀如得更生其禦災捍患者此神之得祠亦宜矣神夙昔著靈至宋元祐間有功朝廷始立祠於其地聖堆厥後靈蹟日益顯赫凡東南並海郡縣悉皆置祠祀之處至國朝始錫祠額曰靈慈崑山周涇有靈慈宫大德間朱公清所建也因肇啓漕道出入海水屢承神休所以表著靈蹟而

為祀禱之地當漕發之期省臣及漕府長佐必躬祠下得從以行且祇奉上命具六牲以嚴祀事春夏凡四至焉皇帝歲遣使函香貢臨德意優渥曰是宜宮祠修潔完好幽以事神明以祇待王命至正十三年春令漕府長托音公始至祠下仰見殿廡榱瓦彫弊丹堊蕭瑟大驚曰是雖主祠失人亦有司之過也乃出公帑鈔計凡七千五百緡俾新之主祠道士楊春澤用掌葺治州郡長佐及遠近富人皆相先出錢以佐役未幾舊屋皆完

復以殿之東北為殿以安神寢殿北為樓以弭使節至
是宫之規制始備矣初祠之立實道士殷震亨主之震
亨卒乏人以浮屠攝焉後至元間主以道士張德一公
乃訪求道士之賢且才者將俾之舉廢修墜因得春澤
且以春澤實震亨之後遂使之主是宫且定為甲乙相
繼無有變易而春澤之勤敏果能立事又足以彰公知
人之明焉公盡心漕政彌滿周密無有罅漏及其致力
於神又復懇至且圖久長及神相漕事卒底於寧雖其

昭答國家典禮之隆然亦出於敬誠感召之故神人相與其亦可信也夫既記公事神之蹟又作迎送神之歌使歲時歌以祀神其詞曰海之水兮竇大以長妃旦出兮無方夕歸來兮故鄉閟靈館兮莆之陽編貝户兮珠房女窈窕兮在旁啾吹匏兮鼓簧飲且食兮樂康樂遊宮兮婁滸敞高堂兮䟽户雲為車兮龍為馬妃倏忽其來下薦廣牡兮豐黍伐大鐘兮賁鼓方洋洋兮翟舞聊逍遥兮容與載羞有蒸人斞酒兮我妃孔樂无不有兮

高濤山立大魚吼兮風吹玄旗颼先後兮火流羣檣赤圓斗兮舟人如林命妃手兮嗟我欲留終不可久兮崑陽鄭東譔濮陽吳叡書并篆額

崑山州重修學宫碑

崑山在宋為望縣學宫在縣治西南二百九十步元祐間縣令杜採之所徙建也國朝以生齒之庶陞州徙治所東倉至正丙申海寇毀東倉州復舊治所招還流逸民重立官寺及社稷之壇宓犧神農黄帝之廟至是遂

大修孔子廟殿之址拓其舊三之一堂室門廡齋序直舍庫庾庖湢無不畢具又為堂以祀鄉先賢鑿池論堂以制象設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範祭器理大成樂又無不如法實令費侯為州三年之所成也民之居者知有教士之歸者知有養又侯之仁民禮士一出於誠之所致也役始至正二十年夏四月竣事於冬十二月侯既帥僚友將吏儒先生講舍菜禮先聖先師又遣職於校者具書幣狀顛末走百里外謁予文以志予方悼世

變之劇州邑鞠為草棘者雖鄒魯地不免矧阻江要海與寇爭尺寸者哉訖能保障其所如金湯栟櫚其居廬校室如按堵之故非其人之守將雄才健政有以濟其民者曷致是耶若侯者是已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侯非師帥之殊尤者乎抑聞侯治暇即過黌宮與為弟子師者辨討名理扶植綱常者切切然恐不及人於乎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者綱常也叙此則治斁此則亂世降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馴致三綱淪九法

數人類無以別禽獸然理出於天者未嘗一息而可滅予讀孟子書知先王之學校之教矣其言於戰國之君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時方崇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推其效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其效已又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又知古之文武非兩岐也俟於是用武之秋不敢斯須忘文教其不以是歟昔魯作泮宮國人有頌

竊取其義而係之以詩云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人贊其成者同知州事海陵梅英判官濟陽丁復初教授陶植提按控牘陳善都目沈繼祖謝安道也詩曰維吳支邑昆在北東東薄于海捍海作邦陵谷以變井邑以遷人民雞犬往而復還邑有庠序鞠為草莽治必有教復我黌守屐也賁侯樂師克師文事武事匪曰兩岐在昔受成獻囚獻馘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敵孰負孰荷侯曰噫嘻豈不在我我部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儼雅

籩豆靜嘉天綱不斁國紀攸敘如子從父如弟子聽傅維昆有石維石有銘銘以著績聿觀厥成有元至正廿一年歳次辛丑春正月上元日建訓導陳增殷奎直學黄抉李晉學吏夏芑竹先仁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楨譔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奐書幷篆額

記

崑山州重修學宫記

教民者民從治民者民訟是以學校重三代之隆學校
徧天下記稱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大畧可
睹已予嘗考所謂校室之制則塾也即其所以督教之
意遂使田廬民氓皆盡躬行孝弟忠信之行其效美矣
及秦棄詩書不用學校遂廢至漢孝武時始復興學由
漢以下每一改邑學輙隨而弛必久而後復我世祖皇
帝初定天下即使使東祠孔子復延致鴻儒大興禮樂
文教之事民口為儒家復其繇役每詔下條序學校於

是聖道彰明教化純美天子坐致太平之功學校不廢也崑山故大縣頃以戶滿若干方陞為州後徙治益東東倉今州是也既遷有司作新學其制務侈於舊然來者弗察浸久浸弛至正四年春令守王侯士英來見其蕪陋弗治曰不教民無以為治學廢教將安出夫國家隆學校所以樹教本也乃使修學宮上者棟宇下者步廡周垣靡不堅完又使士僩信相於論堂之北作新堂以為子弟講業問辨之地守以時入學則居於是使論

說所受於師者以察其進否又鑿兩池夾室之旁中植
蓮花曰是周子之所愛而為說以喻道者也因名堂盖
清是歲學成而予適至入其境民有負老持幼望其邑
而歌悶之而曰前日為政者虐故去之日聞新守善養
親又多善政是能養民者也吾故還耳余聞其言而歎
曰斯近於仁矣能使其民親遊於其校士之居校者稱
侯之美曰仁而不惜徭役貞矣廉而不苛盜攘息矣勤
而不煩草萊闢矣予曰斯寬矣能使民遷善余嘗諭之

夫民易治耳道之仁而仁道之讓而讓設為學校教使皆盡躬修孝弟忠信如古之制其效亦無不著觀侯之於學善矣又能以身先夫民民喻其仁若依父母誠稱國家之明制庶幾知教矣昔者魯修泮宮而魯頌作重民彝也余願竊取其義因為詩以勸教民詩曰句吳之東其縣維要地大民夥陞取雄州州既改作民來如屬不教則悍乃作新學學誠教首吏闇勿察彌久而弛置若綿蕞守入伏謁顧瞻怵惕俄而大起棟隆且吉相作

新堂使居絃誦更進弟子試為禮頌守謂弟子力學自躬毋若征徭悠求良朋父兄圜觀歡喜忭舞執公之轡傾之公所昔我避逃將子車下令絃於官進豆陳俎池水湜湜菡萏其花錦紳縞帶容色洒如朂哉爾士有敬毋怠作室者誰守世傑氏李孝光譔

崑山州重修儒學記

崑山學校之難異於他郡有三故焉州之舊為縣故學校視縣為高下縣既陞州而學校尚仍舊規制卑狹不

足以聳觀瞻興士類其故一也又令州治乃舊太倉地地瀕海荒落其後日漸生聚成市蕃漢闤廣雜處混居而土著者十無二三文學之士亦率自他邦來今之舊隸儒籍者數不滿十人蓋民非土著則所向無恒心士非土著則所習無恒業其故二也又令之職教者非盡得人經術之不明行藝之未備不能正身檢下而且徇私以縱其奸是以蠹愈深而獘愈甚此學校之通患而崑山為甚其故三也雖然事存乎政政存乎人其轉移

作興之機亦存乎為牧守者何如耳至正九年夏史侯文彬來為守既謁廟庭即惕然思有以新之先是學贍空於計吏之手歲所入無幾何入即隨手支付無所儲亦無其所侯命先作倉庾為屋者三翼其左右者二敞其前為軒者一凡向時之侵漁窺覬冒占儒額者悉去之節浮費謹出納明號令而是歲之所入者始全所儲者始有餘此侯之所以立其本也乃履殿西偏地復侵疆三畆有竒築而為牆凡四十丈殿後地舊為汙池

旦暮潮汐湯激幾壞址乃募工輿土實汙池疊石以防河岸而為牆於其上此侯之所以廣其基也基址既固乃建講堂堂之高二丈三尺其入深五丈以楹數之者八其費出於州民陳允恭而凡畚築完甃之務則民之願輸力者聽葢侯之德惠政教足以動之故其樂於趨事如此若侯之自為與資於學廩者則更建大成殿為六楹高五丈二尺深亦如之為儀門二楹如殿其高視殿不及二丈六尺其入深三丈門東西為官廳各四楹

堂之東西為齋以居生徒殿之東西為廡以列從祀通為屋二十有六先是從祀諸賢並圖於壁翳昧隊剥弗彰至是始改為塑象凡百有五人其門牆亭泮靡不完好始於至正十年之正月而以明年二月成此侯設施之次第也侯之綜理規畫不啻若家事非有公府劇務不得已者必日一至焉若朝夕程督則授之教官前鄉貢進士蔡君景行景行亦孜孜展力以相其成於是授業者有師執經有徒誦聲洋洋達於閭里觀者易視聽

者易聽而人心俗尚之變且權與於此矣已而蔡君述其本末以來請為記予前佐領江浙儒學所記學校多矣然因仍者易為力改創者難為功今斯學内外高深横縱巍焉廓焉跨軼前代非力足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者不及此雖然予嘗徵郡乘所載人物自晉二陸而下多名士然猶曰才華過實君子所不取如清慎超卓仁義不汙者率有其人至近代端拱迄咸淳科第相望為鄰邑最其間又以大魁為朝名卿抗疏力詆權貴者清

節凛凛照映史冊為閭里重州治既垂四十年商賈之集生齒之繁財殖之富皆有加於在昔而人才之見於世者猶有愧焉此其故可知矣令侯一舉而新之所以嘉惠士子者甚至為士子者盍亦以侯之心為心以聖賢之學為學為小學而必由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必由乎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為大學必由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必明乎治國平天下之務以達其用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夫如是則德成於已名揚

於後時居則善其鄉以成禮讓之風出則廣其施以著之行事之實上以忠於國下以有光於前閒人夫豈非史侯之所望於諸君者哉史侯為州所增廣創設不可殫記予獨舉其作新學校之功以為州之士子勸無負侯之盛心云承務郎前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譔武畧將軍建昌路總管府判官胡布書幷篆額

至正九年夏史侯文彬守崑山始新州校規州制也浙提舉李先生祁為之記史侯去而碑未刱至至正

廿二年春基分教是邦始奠祠而立焉太守偰侯實董成之嗚乎史侯建學功非一日而數年間始得刻石庸非政教有所關係而史侯之勤終不可泯耶明年夏平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江南蔡基志

啓聖廟新建宗魯書塾記

宗魯書塾者松江上海之士民因孔氏之遺蹟而作也遺蹟者何孔子裔孫有仕於東南者僑居於此故名其地曰孔宅涇也涇之東十五里曰青龍鎮青龍又南六

十餘里曰華亭此其地之所在也按圖經孔子二十二代孫仕漢為太子少傅曰潛者避地會稽廿九代孫曰滔者仕梁為海鹽令三十二代孫曰嗣哲者仕隋為吳郡主簿三十四代孫曰恒者為蘇州長史孔氏仕東南者非一人歷歲滋久不可必其主名也舊訪其地有孔聖廟顏淵井宰我墩涇之北有浦曰叔梁浦立有叔梁廟後因追封又名曰啓聖王廟蓋孔氏久居其地或值世代分據阻絶思慕其鄉作家廟進祀故涇曰孔宅浦

曰叔梁而井若墩皆以弟子名甞實以擬夫東魯尊其所出而不忘其所自也又傳孔聖廟嘗廢為孔宅寺泰定中廡下有異聲寺僧掘其地得舊時冠履等物土人益信其為孔氏所居矣至正歲戊子前延平路教授章顏青龍人也家素饒財樂善尚義睹兹廢址名存實亡乃擇廟東隙地乘地爽塏而營治焉傭工市材載堂載構並建兩禮殿右祀啓聖王叔梁氏及夫人顏氏左祀宣聖及從祀四賢十哲兩廡列祀濂洛新安等傳道諸

大儒象設尊嚴規制宏邃南院門二北祠文昌講集有堂肄誦有齋東曰進德西曰修業爨舍粗具兵難荐熾寢不遑理後十有二年歲庚子興化馬玉麟尹上海訪知其故時章頹已死召其子弼輔喻之曰汝父搆是而中輟何居乃畀禄米以助不給弼輔割田六頃八十餘畒歲租米為石三百五十以資釋奠舍菜養士及器服百用之費於是走幣致前信州藍山書院山長劉鏞以主之設訓導二人曰洪緦曰韓羽以教弟子員直學一

人曰王黼以司出納漸有條序而馬代去海陵何緝為尹申勑前規免章氏所舍田役以優其家松江倅顧逖亦遺功曾董工甓壇築垣以補完之有頃顧與何又皆罷去歲癸卯秋維揚蘇宗瑞尹上海而缺張憲文為丞天臺陳聚為簿暨缺職黄佑胡紹忠協恭敷治振厲士風躬履書塾蕝飭惟恪慮昧於永乃命山長劉鏞具因草句文以刻石焉惟禮莫大於祀治莫先於教祀以致敬教以迪善能敬而善俗斯厚矣古者鄉師州長屬

民讀法會射考其德行道藝以糾戒其過惡祭樂祖於瞽宗以示不忘祀之與教其來尚矣聖人之教本於道道原於性性无不善則道無不在教無不行也吾夫子生於叔世不得其位孜孜然修明經籍垂世立教使天下之人知有人倫而不淪於異類千萬世如一日則天地父母之德家祀户享未足以報也况是地也聖裔居之嘗建家廟矣事跡有徵廢而不興見者聞者寧恝然耶郡邑大夫士先後勸戒建置一新俎豆斯陳弦誦斯

秩洋洋如在濟濟來游可謂知所務矣於以崇德報功於以化民成俗其效豈淺淺者名曰宗魯以表其跡不亦宜乎昔子產不毀鄉校孔子仁之諸君子之興書塾得毋有以稱述之耶於乎道若大路然人病不由耳師弟子業於是者溯夫淵源之正而不汙流是溺識夫體用之全而不邪徑是惑是則聖所望於後學邑大夫所望於後人者將羣游於書塾涇浦者如周旋於闕里沂雩之間自是吳多君子使人曰吳一變至於魯顧不休

與至正癸卯冬中月既望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伯琦記並書篆

崑山州重修三皇廟記

稽古鴻荒之世人文未開蚩蚩之民與鳥獸爭一旦之命不有聖人出而立人極焉生人之類滅久矣毛茹而血飲也為之庖厨巢居而穴處也為之宫室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契以代結繩之政為之耒耨以厚其生為之醫藥以救其死造律歷垂衣裳以開萬世之治其有

功於生民甚大廟焉而棟宇撓祀焉而籩豆缺豈教民報本之意哉崑山三皇廟自州治遷後日就隳廢至正十九年州治復還舊所大尉缺承制以安鄉石君同知州事奠謁之初顧瞻太息退而謀諸知州費侯曰州事草創百廢宜次第舉三皇建極之始令而廟宇崩摧神象暴露國家崇奉之意安在耶舉所宜先費侯是其議亟捐俸為倡醫流義士翕然和之不數日得錢若干緡米若干石召匠度材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不數月殿

宇之頽覆者隆然起兩廡星門之朽獘者翼然張階墀磚級之陊剥者整以密象塑丹白之漫漶者煥以新傳所謂人存政舉者是也夫弛張係乎理不係乎時廢興由乎人不由乎數有為者何施而不可也學有田若干畝租若干冊籍迷失無所考石君又追究歸之學祭祀饘供之用於是乎不匱矣廟成而石君去費侯曰石君之善不可沒也徵予文記之予讀邵子經世書至皇帝王霸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皇以道化民霸以力服人世

降俗漓古道茫昧崑山之長貳修舉廢墜而以三皇廟先焉其薄功利以尊道德者耶其知報本而善教民者邪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後之人庶乎尚有考也賁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人石君字安卿西夏人陳秀民譔饒介書佘詮篆額至正二十三年夏月日平江路崑山州知州偰斯同知州事邵肅州判丁克明提控按牘趙從周都目謝弘道醫學權教授王旻教授許規立

名蹟録卷一

名蹟録卷二

明 朱珪 編

記

重修永懷報德禪寺記

吳城之東百里内有屬州曰崑山州故治西偏有寺曰永懷其州之東濵海帶河墊下湫隘祇林寺基亢爽明塏實經始之善規也按舊記寺建肇於宋政和間有僧義明闡法於斯聲動遐邇聞者樂施厥積既羨乃作殿

宇行人道川率邑人沈皢輙為募四方之尊信象教者承以法堂翼以兩廡表以諸天之閣而寺之規制粗備至南渡建炎叅政王公欲以此寺為奉先之所遂請於朝因敕改賜額為永懷報德禪寺越二百餘載日就靡夷凡規制之所存者惟大雄氏殿巍然丹堊漫漶將至廢弛為住持者莫有為起廢之圖而其衆往往散之四方逮皇元癸酉改元之歲浙西江東道廉訪府移檄本郡以岳雲望禪師領之既至慨然曰吾為釋氏徒居釋

氏宫起廢之責顧不在我而誰歟先是寺之土田質貸久不能復倉廩虛罄而廢加甚師乃力自奮厲夙興夜寐銖積寸累毫髮畧不以私口體奉由是稽質貸之歲月恒以福報因果之説開諸人未能率化則出所積以贖之則質貸者歸虛罄者實然後度資計庸庀工鳩材外自三門兩廡度經之藏撞鐘之樓圓通之殿水府之祠内暨法堂丈室與夫選佛之塲儲資之庫下及庖湢圊溷寺之周圍隄岸城牆一撤而新之閣之初建井植

四楹令則耦四楹而廣植焉閣之左右後創二樓相照以粥之則翬蜚敞豁金碧燀烜而已傚工於乙亥之秋落成於乙酉之夏於是棟宇隆厚上下完固輪奐黼黻之美燦然不失舊規四散之衆復集相與喜曰我等歷雲水見名山大刹之偉壯未嘗不內顧而興願念不圖今日見永懐之重新也遂合辭走武林屬余文以記之夫天下之事物無巨細惟誠可致仰慕佛氏之道微妙宏博天地所不能容聖智所不能窮其為道勇猛精進

心所趨者不退轉卒以成佛況寺之興乎且昔之尸此者豈不知廢之不興為已病此乃誠不屬故坐視歲月之遷而徒已焉令永懷之重興庸詎非望師一念之誠哉故樂然敷其梗槩而為之記載諸石以壽其傳庶為來者鑒毋隳厥緒焉可忽諸師諱道望台之臨海人姓項氏世為儒官得法於寶寧古林之嫡嗣岳雲其號云至正七年七月既望鄞劉景元記大中大夫秘書卿台哈布哈書

豐兆院記

吾聞佛氏之於其道也必深造超詣盡得其師之說而後止故常去父母親戚斷割情戀不使外物騷亂其心腸二三其思慮則庶乎其有得矣然居不可以無宫室也饑不可以無菽粟也寒不可以無布帛也相生相養之道有終不得而廢矣故必有上棟下宇之制以却風雨寒暑必有園田生産之利以備饑食寒衣夫既足矣又不能無出入寇攘之防疾病死葬之變不可孑然而

獨處也故又慎擇其人之慈良信愿號為師弟子結之以父子親戚之恩使可以相保相賴必如是庶幾其可也崑山東廣教寺為吳雄剎僧徒常二百人往往有以行業顯名當世者有曰傳法師者嘗出主杭之橫山寺明天台氏之說其行業尤著法師度弟子二人曰道彌道行彌獨得其師傳乃别築室於寺之東姚苓里名曰報恩精舍皇元至元間有司籍僧因陞為院至大德中屋為颶風所揭乃以田易廣孝寺東偏隙地而遷焉傳

至允穹正因又能增益其業視昔有加矣因公性機警又嘗問學材幹足以立事常居廣孝耆舊興舉墜廢其功居多非惟能紹先業而已又慮其徒或忘前人創立之艱徵予記之令人有父子昆弟之屬家之所以成者由天倫之和而取賊敗者背是也況乎結至疏將為至戚其可以易道哉若然則庶乎始終相保相賴而無慮矣

大寶洲記

靜專者道之基廉退者福之原節儉者事之本古之賢知之士行高當世不危其身不損其名百世之下有喜稱而樂誦之者豈有他道哉世之末能下拔譸張巧變將持之以欺世而盜名其自視爲有餘俞墨而不止及其窮也亦可悲已故惟遊乎方外者其志堅定凡天下之可尊可貴可驚可喜不入於心故常超然而自遂焉蒙泉禪師則其人也師自齠齔歸於佛長遊四方從鴻師先生盡得其說至詩書百家言亦無不通元統間教

府選材僧而得住崑山報本寺未幾遂棄不居由是檀越尊姓衣冠上流至於賈工下俚之人繒戀彌至凡所施與無所恡惜師勇於進修而服食寡薄雖古之枯槁巖穴者無以過之乃視其所羸即寺之陰別為屋若干楹邑人章景仁讀書好義與師相善又能以力相之屋成象佛於中且以待四方賢者之來也署之曰大寶洲乃謂東曰于儒氏而通於詞願有以記之夫物布有而難致者謂之寶珠玉吾知其為貴土甴瓦礫吾知其為

賤小子之智奴隷之明也天地之間有至寶焉智者得之愚者失之矣是故寶得其寶者祥寶失其寶者殃曰慈儉不敢為天下先老氏之寶也曰佛與法佛氏之寶也合佛與法而一之者僧也故僧亦寶也夫是寶也衆生非無佛非獨有衆生非欠佛非有餘故佛常欲與衆生公共而均有焉居之而弗施者謂之徒寶失之而不求者謂之棄寶吁佛亦悲之矣今夫是洲之大衆寶聚焉能入其中者行止坐卧常不離寳豈終有不獲者耶

而爲頌曰其洲大無量中有衆寶聚非金銀琉璃珠玉諸珍等其寶悉見前罕有能見者如盲眼無視如坐暗室中人辨五種色疑惑不能知惟無障礙故而能見斯寶充滿於大洲無有非寶所若有諸善人因以求寶至皆生大歡喜悉能滿其心昆陽鄭東造濮陽吳叡書并篆額

瑞雲精舍記

崑山東陸瑶里曰瑞雲精舍者宋咸淳間茜涇廣孝寺

易公所作也里有陸氏為里中著姓易公陸出也精舍之作以近族也按廣孝寺碑寺始建於唐咸通中唐末寺燬至宋太平興國中有高僧子瓊道清者從汲梁來至海上樂其地古且得石幢草礫中識其為故寺址也乃重作寺以居四方之來從者蓋易公之初祖也故今廣孝眂易公之徒猶宗子也其先師弟子之傳以次至易公始度弟子二人其一曰法明為明之後者曰可才乃出分而至瑞雲焉凡彼此衣鉢之儲土田之入由是

始判然而為二矣宋末精舍災皇元大德閒明才二公復作之視昔有加焉既又作室寺之東序之北欲後人知其所自出也由才而下曰分祥清潤淨元希孟從邑如以德鄰智融若谷義深善權其傳皆以次文山孟公慮其世遠而法壞且忘前人之勤也是不可以無記謁文於予嗟夫世之享富貴有不能終其身或僅一再傳其子孫則已寒餓而亡滅者矣今佛真相傳或歷三四百年而不墜者無他道也世人急富貴捐禮義故子孫

常多愚而易敗佛氏往往能慎後而擇賢宜其能久也予觀諸瑞雲若孟公鄰公皆出世而師表於天台氏矣是不謂之能擇賢耶今又以賢而擇賢則其徒宜益有賢者矣其將相維於無窮哉昆陽鄭東造并書弘農楊希賢篆額

無倪舟記

客有夸其言於衆曰負一鍾之粟則用駝之力一半馬之力五人之力十矣今海上之舟絜其大則踰千弓計

其力之任則踰千鍾用之入鉅海走汪洋一日趍幾千里而不謂之勞人駝牛馬強日及百里弱半之汗出而力盡矣然則其為器大為功多莫若舟也客有在旁啞然笑之曰陋哉子之見也吾語子以大舟乎仰而制圓俯而制方崐崘坱圠莫極端倪日月星辰之行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九州生聚之耕作飲食也羽之飛毛之走鱗介之潛伏也蠢焉而昆蟲也植焉而草與木也廓以居之力以持之是故愈久也而不憂其壞愈多也而

不憂其隘其為器也孰與其大其為功也孰與其多客

又有在旁啞然而笑曰子之言幾矣吾復語子以大舟

乎其制也方寸及其廣也包乎太虛無有端倪彼仰而

制圓俯而制方納之吾舟之内有餘容矣日月星辰使

不失其行山嶽河海使不失其流峙九州生聚使不失

其耕作飲食羽毛鱗介昆蟲草木使不失其飛走潛伏

蠢植且百世之上吾泝其流而知其已往百世之下吾

從其流而知其方來然則其為器也孰與其大為功也

孰與其多二客憮然久之曰吾知舟之為舟而不知天地之為舟吾知天地之為舟而不知大於天地之為舟幸聞先生之言可以去吾蔽矣句吳白雲師署其居室曰無俔舟昆陽鄭東為述三客者之辨作無俔舟記

崑山州知州史侯生祠記

佛氏以慈悲弘願汲汲拯救羣物為務而不私恤其身其設心竭慮亦仁且厚矣自其法入中國上而萬乘之君下而公卿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愛護而尊信其說故

能垂之千百年而勿墜也崑山茜涇廣孝寺建始於唐咸通間其僧員之盛比棲而連業同堂而合食者常二百餘人葢吳郡之東名藍古刹也寺舊有田若干畝遇歲不豐食廩輙告匱境上富人因捐田入寺日餉得以少裕焉至正七年朝廷以凡天下寺其買田非宋金時者令傜役與齊民等且崑山為州傜役甚重以繁為東南州縣之最雖多田鉅貲之家一或失計即糜爛破壞不可復支況僧素不習事孱弱畏怯而一旦加之重務

有司又低昂失平絲粟之賦刻期逼迫故往往鬻田送
官用脫刑責且小吏賤卒假威上人日持牒踵門足跡
相接苟弗滿意欲即造語生事巧發上怒動輒禍人至
必待之如尊賓貴客雖一日數十人不敢忤一人焉由
是寺力日就澌盡如病羸人僅僅骨立時廣孝之衆相
顧無策壯者將散之四方老者立待於斃而已至正九
年春朱方史公元來守崑公廉正敏亮恕惠愛人不立
威任刑常近民而求其所惡欲閔閔焉若慈母得赤子

於其懷也乃知僧之病役而廣孝獨甚焉惻然而愛護之甚至寺僧乃喜而相慶曰吾可免於散亡立斃之憂矣然公之恩我若是其厚吾無以報公是心缺然矣宜肖象以祠公不惟使近佛而求畀以盛大之福且朝夕若親公顔面而敬且愛焉則亦庶幾可盡吾心乎乃相東序治室而慎祠焉寺之主僧秉謂東曰凡人之情於事久則怠怠則忘之矣願為文刻之貞石將使吾徒懷公於無窮哉古之善為治者能勿咈夫人之情則其政

無不獲者矣故上者常任德下者常任刑刑怨之淵也德恩之藪也前乎公爲崑山不知其幾人矣未聞有能祠之者由令觀之刑德之應亦大相遠矣然則後乎公者又能以公之德人者德之其有不以祠公者祠之乎公有惠愛於人甚至崑山之民攟摭其治跡之實而載之石甚詳也玆故畧焉昆陽鄭東造并書弘農楊布賢篆

直沽龍祠記

通州南五百里其地曰直沽有龍祠龍能著靈凡水行之人渉危蹈險莫不賴龍以為命者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米三百萬石由海抵直沽而達京師於時海波晏伏雨風和平萬艘連連卒以無事亦莫不賴龍以為安者則龍之於民亦有功哉記謂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龍之有祀也固宜又曰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龍實有焉則其有祠也又宜吳之崑山商者沈某海行而至直沽數數焉其出入海水船安楫牢末

嘗有倉卒怖愕之變故其事神益虔因覩祠宇撓壞像設露處過者狎焉其心勿寧且曰神之德我人甚厚當其身危勢蹙叫號於神求哀而乞須臾之命將終身思報德不敢背負及其既寧而遽忘之我等小人真少恩哉乃度祠屋舊制歸擇材為屋凡若干楹既具越明年春卅載而植焉實至正五年也若某可謂能報神矣夫德人而責報於人者非也蒙人德而忘報人者亦非也令神不責報而人不忘報亦各盡其道而已且某亦商

耳推是心而為臣將不後其君為子將不遺其親為弟子將不倍其師世之稱君子蒙人厚德其人一旦在患難則計較得喪不肯相顧者皆是也平居則曰彼商也令其見義反弗及之矣予故書之非惟使過容常負於神者讀予文内愧而汗下也昆陽鄭東造

海曙樓記

崑山之東北海上其地曰茜涇土壤衍平廣袤有美田深澤之利民居聯絡比密如縣邑然吾友楊鍊師居之

予嘗往來錬師必久之而後去然獨恨其無高山大陵可以游觀以宣暢湮欝之氣雖日坐屋下安飲且食使人悵然不樂欲去求車蓋諸山以望句吳之墟太湖三江之水則百里外不能一日而往還也自予歸永嘉日有山水之樂然寂寞無人則思其冠服修好姿骨竒岸有如錬師者與之相從其間而不可得則又有不樂者焉且聞錬師治樓甚雄峻弘麗如仙者之居予憶錬師當秋清暑退海月夕出凴軒而望思故人如余者散在

四方與之嘯咏其上而不可得亦將有不樂也今年春二月予來吳即過鍊師求樓登焉而我二人相顧一笑向所謂數者之不樂皆釋然矣仰觀其楣間之牓曰海曙鍊師曰子試為吾記之夫海之曙吾嘗習見焉夜過半日將出扶桑之旁陰氣消斂陽光四達於是時起觀清明之氣而吾之在躬者益有驗焉況其居高臨虛而先得之者耶吾將從鍊師於是樓之上又聞方外之士服朝霞而能久視必有以私授我矣鍊師名希賢字敬

仁善為歌章好鼓琴當世賢者樂與之遊云今年實至正十一年月日昆陽鄭東造并書

聽海軒記

水之為物也側出而上溢勇決而峻下觝厓而阻石而聲生焉然其聲也始而悠中而平及終匯而為海也納乎至鉅蓄乎至深雖欲求其聲不可得矣是知水無聲水而有聲水不足於水也豈惟水哉至於人亦然今夫么麽之人有一善焉而其色也矜有一能焉而其言也

夸夫是二者生於不足也尋丈之瀑尺寸之湍也聖人仁義之懿道德之豐藝能之通且習方退然而居天下莫能盡窺焉是故善觀水者必於海善觀人者必於聖人得其術矣句吳俞復初爲老子之言且博通羣典以求合於吾儒氏之旨君要江去海且近因名其軒曰聽海或人以問予曰海無聲奚用於聽予曰甚矣子之固也夫聽海者非以聲求海也將求海於無聲也求海於無聲則海之爲海也至足矣猶求聖人於無迹也求聖

人於無迹則聖人之為聖人至矣以聲而求海將以已之量而淺海也雖然吾嘗居海而觀海之變當陰氣之將洩其聲卒然而生閧然而合茫然而莫知其所來項焉大風應之與之相遇滉漭之中當是時予起而聽之聲塞天地將不能容天下之聲未有大於海也及其卒然而平泯然而止茫然而莫知其所涯是知無聲者為至足之藏有聲者為至足之發吁至哉海也故惟聖人與海準也且天下之耳同乎聽有精粗焉夫習於海而

莫之啓者衆人也其聽粗也其智弗及也吁海哉海哉天下之善用其聽者日寡矣復初喜且請曰願有以記之遂爲記

花雨軒記

婁山曰玉峯峯之南隱君子居焉竹樹蒙翳町畦交午中爲軒兩楹北塞而南通春冬清燠秋夏凉肅適體悦性居處宜矣君老謝事子姓長日坐軒與楞嚴法華諸典次第龕閱旦日起沃盥琅然誦讀雖甚劇勿間以爲

常如是已十載餘鄉人稱之曰善士邑大夫禮之曰信士士君子敬之曰貞士非善無以懲惡非信無以動物非貞無以處已君信其鄉先生哉予友盧先生志道友於君有年教其子孫知孝悌忠信皆循循雅飭長子復初克承君志所交多名士寓公甫弱冠先生長者樂與之言嘗介盧先生求予文發君隱德予聞釋氏書善誘人予於釋氏非能知知君好之以獲休譽於鄉大夫士若之有得也必秘秘必神神必顯其講說處天能雨花

坐中君講說是軒能然否耶他日造軒中必有能然者

感君至哉始名曰花雨歲庚戌二月廿五日齊郡張紳

記

又

世有慕空寂以樂天賦之善而不越乎綱常倫理君子

固當進之而不可概以游方之外者並論也崑山王祐

之甫避世藏密朝夕繙誦內典以示無事乎奔趨無效

乎刻畫淡焉泊焉內養外持雖藤葛紛沓萬變日至吾

則凝焉寂焉而已雲門山人張公士行過其軒居署曰花雨且為文以表揚之而又介陸公載請予發其未發之旨予聞金仙之教其高深玄遠不可窺測故雖天地日月皆有成毀而其妙有實理則固未嘗毀也若其天雨寶花彌滿周匝於三千大千恒河沙數世界以顯神藏用豈特泥夫一室而已矣花之不根不柢不凋不謝無分乎春冬無間乎紅白又豈假乎造化滋培之力也耶祐之茍能有見則雖處幻境而不為幻境所惑不徒

繙誦而已乎金仙之道貴在直超無始洞悟本真所謂不與生俱存不與死俱已者在是而不在彼花雨强名不過神幻恍惚以驚駭耳目豈可塊坐執著而流觀哉予嘉其請遂因其命之意仍為偈云其花非凡花漫空眩衆目花譌類生成凌亂從天雨無根亦無柢香娩芬陀香匪但闍崛城徧覆恒河界若人能了悟眼目鼻觀聞觸類歘有得重啓光明藏結習悉掃除飛墮不著體玄言既超出弗泥還弗迷燕坐動豪髮當作如是觀洪

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端陽日樵海老人淮海秦約

造

名蹟錄卷二